

## 在纽约，开一家叫做“否”的公寓画廊

佩斯画廊工作者、否画廊合伙人、帽子设计师、策展人、撰稿人...何雨的每个身份单独拿出来谈都已足够有趣，更何况是全部。

从北大的商科学生，到纽约否画廊的合伙人，短短几年时间，何雨的职业路线发生了惊人转变。这背后需要多少勇气与决心？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有必要见见何雨。



何雨（摄影：吴蔓伶）

“上班接触的都是艺术，下班地铁上看的写的也是艺术，微信上聊的全是艺术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艺术是呼吸之间自然的存在。”

## 从“高龄”商科生到勇敢的“黑羊”

本科和研究生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何雨从不否认自己曾想要进大公司、赚大钱的目标。然而，研究生期间去荷兰交流半年的机会却让何雨几乎已经确定了职业未来发生了重大转变。游学，旅行，在街头画扇面卖，参观博物馆画廊...何雨本以为在欧洲的半年只是休闲放松，回京后却发现，自己已无法再继续从前在商业领域里的老路。



否画廊内部（摄影：杨嘉茜）



常羽辰个展布展时，何雨请来 Pace Gallery 展览部的同事 Frank Lentini 帮忙

“我思索了很多，忽然发现自己以前所谓的‘人生目标’并非自己设定的，而是在别人的影响下发出声音，而我理所当然地将它作为了我自己的声音。...我想我必须要停下来思考，自己到底要走一条什么路，未来想去向何方。”

“我想要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但不知应该如何着手，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高龄’放弃自己已经取得的一切，转向一条充满未知数，而且自己毫无优势可言的行业。”挣扎中的何雨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寻找光华的黑羊》的文章，希望寻找从商学院出来但是决定走一条不一样路的人。没想到，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好多和何雨有着相似经历的人都来祝福、鼓励、帮助她，坚定了何雨要做勇敢“黑羊”的决心。



2009 年，何雨在荷兰街头画扇面卖

机遇的大门此时也在慢慢打开。机缘巧合下，何雨经人介绍开始在佩斯北京实习。当时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的她从最基础的画廊助理工作重新开始，慢慢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了解，并确认了自己的热情所在。为了学习更多与艺术相关的知识，何雨决定再去纽约大学学习艺术管理。重要的文化机构，丰富的艺术资源，在纽约，何雨继续自己的艺术人生。

## 在纽约的公寓，创建一家叫“否”的画廊

“我和杨嘉茜一开始只是想有个空间，可以为我们欣赏的艺术家策划展览。公寓是一个理想的起点，因为成本低，气氛好，平易近人，也是一个不怕犯错的实验吧。”



何雨、杨嘉茜和小狗 Soba 在否画廊（摄影：朱喆）

何雨在纽约大学读艺术管理期间遇见了自己的好友和搭档杨嘉茜，经常一起逛展览拜访艺术家的两人决定开始组织一些自发性的艺术活动，于是在 2012 年就有了否画廊的原型“未名题对话”。每次活动，她们会邀请一个亚洲背景的视觉艺术家、独立制片人、策展人、作家、音乐人等与观众进行对话，在不同的聚会地点通过演讲、展映、舞蹈等方式介绍自己的艺术创作。否画廊，是未名题对话自然而然的过渡，而杨嘉茜的公寓则是否画廊最开始的展览空间。



不  
F O U  
口

否画廊的 LOGO

“‘否’是甲骨文里的古词，有‘否定’、‘拒绝’的意思，也有‘不幸’的意思，易经里有否卦，蕴含着‘祸福相依’的古老智慧。而美国人会把我们的名字读成‘Fu 福’，正好和‘Pi 否’是反着来的，有一种反讽的意味。法语也有这个词，意思是‘疯狂的’，‘喝醉的’。我们希望能够抵抗目前商业画廊单一的运营模式，为一种新型有机的艺术生态做贡献，因此否的各种涵义都跟我们的理念相契合，所以决定就叫否画廊，英文名叫 Fou Gallery。”和很多直接以创始人名字为名的画廊不同，“否”寄托了两个创始人对画廊更多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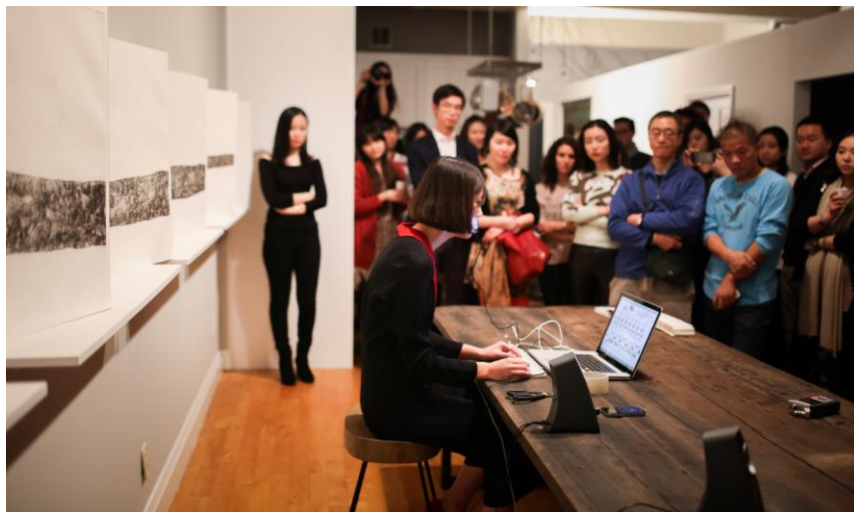
展览《朱喆和刘张铂泷：维尼塔斯/痕迹》，否画廊和 Carma 餐厅合办展览现场图（摄影：杨嘉茜）

“之前我们一直是在嘉茜的公寓里策划展览，但今年她的公寓不能继续用作展览空间，所以现在的否画廊有点像一个流动的画廊。但我一直还在寻找新的空间，希望未来我能够住在否画廊里，同时策划展览。我们的经营目标不是简单的财务增长，而是能够给关注我们的人带来幸福。在我们看来，艺术是一种简单而美好的存在，能使慰藉人的心灵，激发更多灵感，而不是艺术博览会、拍卖纪录、豪华晚宴所标榜的浮华奢侈生活方式。”

同何雨和杨嘉茜一起，否画廊也在慢慢变化、成长。尽管面对的总是未知，何雨却没有畏惧。这让我想起她描述中的画廊开幕展，暴雪天气是在预料之外，但不变的人们对艺术的热情，这最终会凝聚成了令人难忘的美好。



否画廊首展《常羽辰：蛇与其他》场景图（摄影：杨嘉茜）



否画廊开幕首展《常羽辰：蛇与其他》，常羽辰声音表演（摄影：母子健）

“开幕展我们和芝加哥艺术学院版画专业毕业的常羽辰合作。我和嘉茜一人出了 900 美金，就算否画廊第一笔投资了。开幕那天，纽约下起暴风雪，我们都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来。结果竟然有 300 多人来出席开幕，小小公寓被挤得密不透风。”

“羽辰在开幕时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声音表演，通过呼吸让电子传感器发声，她的背后，是长达 7 米的铜版作品《蛇风琴书》。黑白的蛇在空间中徐徐展开，通过层层腐蚀留在画面上的丰

富纹理像是斑驳的树皮，也像是山水风景。挤满了人的空间忽然安静下来，聆听微弱的呼吸声，和窗外的风雪交织成一篇震撼的乐曲。这应该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一个开幕。”



展览《林延：空-气》，天理文化中心场景图（摄影：杨嘉茜）

## 艺术是呼吸之间自然的存在

从小就学画，爱写东西的何雨相信从事艺术创意的人会因志同道合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而创作总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闲暇时，何雨会自己设计帽子，在她看来，做帽子是一个创作过程，也是与自己和外界交流的方式。



## 何雨为朋友设计制作的帽子

“做帽子让我更加理解艺术家怎样思考，怎样对待自己的作品，包括怎样进入市场等一系列的问题。我还会根据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创作一些帽子，在开幕时戴。比如林延在否画廊的展览，我就用她手染的宣纸做了帽子。”

何雨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爱好变成自己的事业，并以此为生。放弃商科选择艺术，对于这个决定，她从未有过后悔。



何雨戴着为林延天理文化中心个展特别做的帽子，帽子用林延手染的宣纸制成。布展当日被摄影师 Josiah Esowe 拍摄。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艺术是呼吸之间自然的存在，地铁关门时戛然而止的小提琴声、切尔西街角用粉笔书写的 **Paradox Universe**，白墙上被雪浸染的痕迹，为家宴做的樱花冻蛋糕，都是生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再平凡不过，也再简单不过。”

“艺术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很难分清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不想分清楚。”

（编写、采访：吴小霜）